

游國恩學術論文集



游國恩著

游國恩學術論文集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冀 勤

游國恩學術論文集

游國恩 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順義冠中印刷廠印刷

●
650×1168毫米1/32·19¹/₈印張·1插頁·415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601—2400冊

統一書號：10018·610 定價：8.20元

ISBN 7-101-00268-4/I·41



一九五七年攝于青島

出版說明

游國恩先生是海內外知名的學者，畢生從事教育工作和古典文學研究，學識淵博，著述宏富，尤以楚辭研究造詣最深。早在六十年代，我局即商請游先生自編一部論文集，一九七七年又重提前議，後因游先生病重住院，未久便溘然辭世，此事遂延擱下來。

去年，我局又與游先生的長女游珏同志商議編選論文集之事，承游珏同志全力支持，將遺稿全部交付我局。在游先生生前自行編次的基礎上，我們委託先生的學生曹道衡、沈玉成兩同志協助整理舊稿，最後編定了這部《游國恩學術論文集》。

游國恩（一八九九——一九七八），字澤承，江西臨川縣人。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此後先在江西教中學，後歷任武漢大學、青島大學（後改名山東大學）、華中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楚辭概論》、《讀騷論微初集》、《先秦文學》、《屈原》等，還主持編選了《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離騷纂義》、《天問纂義》、《中國文學史》等書，此外還與別人合作編纂了《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陸游詩選》等。以上撰述在學術界都有很大影響。

本書在編輯過程中，承游珏、游寶諒同志提供游先生的存稿，又承曹道衡、沈玉成同志協助整理，

在此一併致謝。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錄

上編

屈賦考源	一
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	三七
論九歌山川之神	九四
離騷后辛趙臨解	一二三
天問題解	一二八
天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	一三〇
屠母而死分竟地解	一三〇
天問昏微邊跡有狄不寧何繁鳥	一三四
萃棘負子肆情解	一三四
天問古史證二事	一三八
楚辭講疏長編序	一四七
楚辭女性中心說	一五一

目錄

論屈原文學的比興作風	一六三
------------------	-----

楚辭用夏正說	一六六
--------------	-----

說離騷秋菊之落英	一八五
----------------	-----

楚辭九辯的作者問題	一八九
-----------------	-----

宋玉大小言賦考	一九八
---------------	-----

屈原作品介紹	二二一
--------------	-----

楚辭注本十種提要	二三六
----------------	-----

楚辭講錄	二五二
------------	-----

讀楚辭隨筆四則	二九五
---------------	-----

下編

荀卿考	二九九
-----------	-----

史記講錄	三〇九
------------	-----

柏梁臺詩考證	三五一
--------------	-----

論陌上桑	三八〇
論蔡琰胡笳十八拍	三九〇
陶潛年紀辨疑	四〇〇
蓮社成立年月考	四〇六
謝靈運詩華子岡麻源辯證	四一〇
論吳聲歌曲中的子夜歌羣	四一六
再論吳聲歌曲中的子夜歌羣	四二三
論山谷詩之淵源	四二六
讀大乙山房文集	四三四
跋青芝山館集	四三九
跋洪昇楓江漁父圖題詞	四四二

火把節考	四四九
說洱海	四六六
南詔用漢文字考	四七〇
文獻中所見西南民族語言資料	四七五
論寫作舊詩	五一六
對於編寫中國文學史的幾點意見	五二六
居學偶記	五四〇
編後記	曹道衡 沈玉成 五九三
跋	游 珏 游寶諒 六〇一

上編

屈賦考源

一 賦的小引

什麼是「賦」？《毛詩·烝民》「明命使賦」，《傳》云：「賦，布也。」又《小旻》「敷於下土」，《傳》云：「敷，布也。」「賦」敷「同聲，故管子·山權數」：「賦藉藏龜」注亦云：「賦，敷也。」又「敷」與「賦」古並讀作重唇音，故詩「敷政優優」，《左傳》引作「布政優優」，「敷時繹思」，《左傳》又引作「鋪時繹思」。其實都是一個意義。（詳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五）。後來劉勰便根據這個意義下了一個「賦」的界說道：「賦，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詮賦》）同時鍾嶸《詩品》也說：「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朱子在《詩集傳》也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綜觀衆說，「賦」的意義很簡單，用現在新名詞來說，不過是修辭學上的「直說法」而已。

《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一曰『風』，二曰『賦』。」《毛詩·關雎傳》亦云：「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可見「賦」本是六詩的一種。所以班固《兩都賦序》云：「賦者，古詩之流也。」《顏氏家訓·文

章篇」亦云：「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後來這「六詩」的學漸漸的失傳了，於是只有「賦」單獨盛行起來，這便是劉彥和說的「六義附庸，蔚爲大國」。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中有一段話講他的來歷最明白：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衰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賢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由此可知賦的性質雖主鋪張，而他的作用却仍爲諷諫，與詩歌初無分別。屈宋以後，如枚馬諸人的賦，雖然變本加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不免「勸百諷一」之譏，然而這不過是文體上的變遷，其實論其初旨端在於諷諫。我們只須看一看《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就明白了。

講到屈原的作品，本是名爲「楚辭」，並未自命爲「賦」的。用「賦」字題篇的是始於荀卿的《賦篇》。然而這是一個總題目，雖是分詠「禮」、「知」、「雲」、「靈」、「箴」五事，却不曾題作「禮賦」、「雲賦」等名稱。所以真正以「賦」爲題的頭一位，現在大概要算賈誼。賈誼稍前的陸賈，《漢志》雖載他的賦三篇，今不可見。但漢人對於屈、宋諸人的文章雖一面稱他爲「楚辭」（如《漢書·朱買臣傳》云：「召見說《春秋》，言《楚辭》。」《王褒傳》云：「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而一面則仍稱爲「賦」。試看《漢志》「詩賦略」，打頭便是「屈原賦二十五篇」，與枚、馬諸人同例；而下文敘論中也說屈原作賦以風（引已見前）。不特班固如此，《史記·屈原傳》亦云：「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

「賦」見稱。」又云：「乃作《懷沙》之賦。」《懷沙》是《楚辭·九章》的一篇，本無「賦」名，而太史公却明明稱他爲「賦」了。此外《漢書·賈誼傳》及《地理志》，應劭《風俗通·六國篇》都說屈原作《離騷賦》，王充《論衡·案書篇》也說「賦象屈原、賈生。」可見漢人對於屈、宋的作品——《楚辭》是一律當作「賦」看待的。

漢人所以稱《楚辭》爲「賦」者，因爲「辭」與「賦」的實質本無區別。試看《卜居》、《漁父》二篇本非騷體，也被列在《楚辭》集中，而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大人賦》，班固的《幽通賦》，張衡的《思立賦》等篇，都是騷體的形式，却從來沒有人目他們爲「辭」的。即此一端，便知漢人稱屈子的文爲賦，不是沒有根據的。

二 屈賦四大觀念

現在要講到本題了。屈原的辭賦是從何處來的呢？說來話長。照前人的說法，賦生於詩，但是屈原的文章自有他的來路，決不是如此簡單。如果我們要徹底明瞭他的來源，還得從古代學術思想的流別中探究。（我從前在《楚辭概論》裏論《楚辭》的起源，曾舉出三點：一、關於北方文學的，二、關於南方文學的，三、關於楚國的——風俗的，音樂的，地理的。這都與本文注重內容的思想者無關。）章學誠說：「夫《楚辭》，屈原一家之書也。」（《文史通義·文集》）又說：「相如辭賦，但記篇目。（自注云：「《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於屈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云「詩賦二百六家，一千三百八十一篇」，蓋各

爲一家之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這不能不說是目錄學家泥古的偏見。古代學有專門，九流十家固然都是專門學問，辭章後來也成專門學問，所以《漢志》著錄，便把他緊接着十家之後，論其用意或在於此。你看朱買臣被召言《楚辭》，被公應徵誦讀，這都說明《楚辭》有專門的授受，西漢時便少有人能「言」，少有人能「讀」，所以要徵召朱買臣及被公。《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注，以聲節之曰「誦」，可知古人所謂「誦讀」，並非一件容易事。這等專門之學，直至隋代還有人能懂。試看《隋書·經籍志》云：「有僧道雋者，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雋公之音。」這都是《楚辭》後來變成專門學問的例證。但不能因此便說《楚辭》原來便是什麼專門的學問。

古者九流之學各有所自出，辭章之學也有所自出，如果說九流出於王官，也不等於說《楚辭》必然出於王官。因爲辭章之學是文學，和其他學術究竟不同，因此《漢志》（或向歆父子）也未嘗明言，這是耐人尋思的。現在我們應該這樣說：《楚辭》家者流，主要出自民間，但多少受些史官及羲和之官的影響，但如說：辭賦家者流，蓋出於道家及陰陽家，是不正確的。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層，那麼便不難探索屈賦的來源。

我們研究《楚辭》若稍肯留心一下，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屈賦中的四種觀念，即：

一、宇宙觀念。宇宙的觀念就是自然的觀念。這種觀念以《天問》中爲最多，《離騷》及《遠遊》次之，他篇則甚少。（彙辨《遠遊》非屈原所作，未審。）

二、神仙觀念。神仙的觀念就是出世的觀念。這種觀念以《遠遊》一篇爲代表，《離騷》中亦多有之。

三、神怪觀念。神怪的觀念全是幻想的觀念。這種觀念以《招魂》中爲最多，《天問》次之，他篇絕少。（《招魂》非宋玉作，已詳辨拙著《楚辭概論》中。）

四、歷史觀念。歷史的觀念也可說是善惡因果的觀念，或教訓勸戒的觀念。這種觀念以《離騷》、《天問》爲最多，他篇次之。

以上四種觀念彼此互有關係。現在且看他們是從那裏來的。

屈原何以會想到關於宇宙的許多問題呢？王逸《楚辭章句·天問序》云：「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僊僊，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王逸這話雖不全面，但《天問》與屈原放逐的時代可能有關係。所謂楚國先王公卿祠廟裏的圖畫，雖然只是王逸自己的想像，他的意見却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如論屈原所以關心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問題，這是和屈原的家世——我們知道他出身於公族，以及後來的經歷分不開的。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班固這話是從《尚書·堯典》上鈔來的：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我先把這幾句譯成現在的普通話。

帝堯於是派羲氏、和氏二人，教他們敬奉上帝的命令，推算那天上的日月星辰的法象（如道里，離度等），以定歲月、干支、大小、朔望、四時、晝夜的標準，造成一種曆法，頒布天下，以便下民遵用。

我們千萬不要忽視：創造曆法是一件如何重要而困難的事呵！若非精通天文曆數之學，是斷然辦不到的。這種學問古代多半掌在史官手裏（詳後），這便是戰國時候的陰陽家，不久以前掌管天文的欽天監，現在叫做觀象台。

羲氏、和氏是什麼人呢？《尚書·僞孔傳》云：「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重、黎又是什麼人呢？按《周書·呂刑》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僞孔傳》云：「重即羲，黎即和。」所以揚雄《法言·重黎篇》云：「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又按《圖語·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神民不雜。……及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史記·曆書》及《自序》亦引此文）然司地者宜曰北正，作火正者非是。《尚書·呂刑》孔疏略引此文而加以解釋云：「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

不忘宗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由此可知陰陽家所從出的義，和是重、黎的後代，他們所以能受堯的任命，主辦觀象授時的事務，正因為他們都是天文學世家。

又按《史記·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又略見《國語·鄭語》）。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半姓，楚其後也（《大戴記·帝系篇》與此略異）。考《周書》及《楚語》都說重、黎爲二人，故《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傳》記蔡墨對魏獻子稱少皞氏有子曰重，爲句芒木正，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火正。《堯典》孔疏卽據此以駁史公此文之誤。但《楚世家》《索隱》引劉氏說：「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闕少昊之重。」下文《索隱》又云：「此重黎爲火正，彼少昊氏之後自爲木正，知此重黎卽彼之黎也。」重黎的名字雖然有點異說，但不管他是否名黎或重黎，然而證之以上各書，那司天司地的二人中，總有一個是顓頊的後代，這是可以斷言的。黎或重黎既是顓頊之後，由此可知楚國也是天文學家的後代。

《史記·屈原傳》：「屈原者，楚之同姓也。」所以他在《離騷》裏開口便自述他的世系道：「帝高陽之苗裔。」屈原既是重黎的後，又是個博聞強記的人，所以雖然時代遠隔，我想他對於家學淵源，多少總懂得一點，而何況又是他的職務上所應該知道的事呢？

話雖如此說，然而終乎是一個略近附會的理想。但是，我們不能不想到：

《史記·曆書》云：「其後三苗服九莖（按即九黎）之德，故二官（按即指南正重及火正黎）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今按屈子《離騷》紀他自己的生庚云：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爾雅·釋天》：「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又云：「正月爲『陬』。」王逸說：「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楚辭章句》）朱子說：「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也。」（《楚辭集註》）顧炎武、龔景瀚等並從王說，張雲璈等則從朱說，兩說爭論不休。但我以爲無論攝提或爲歲，或爲星，他總是與天文學有關係的。你看屈子用這些天文學上的名詞來記他的生庚，不是很可注意的事嗎？所以《哀郢》又云：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怒？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又云：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慘懷兮，甲之鼃吾以行。

看他這賦既記仲春，又記甲日，他對於時令干支的觀念是何等的注意，何等的清晰！《堯典》記載和「殷仲春，正仲夏」，這原來是天文學家的所有事。這種記載時日的文字，在後人是數見不鮮，在屈賦中則極可注意。他若不是天文曆數之學有相當的了解，會這樣屢次詳記時日嗎？所以他每逢比較重大的事情，總要把他記出的。例如《懷沙》云：